



陈文新 著
人生案例丛书

袁枚



率性人生

■ 天才少年

■ 性灵的舒展

■ 豁达先生

■ 诗情与游趣

■ 人间木偶福偏多

■ 说文论史

人生案例丛书

率性人生
袁枚



陈文新
著

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冀图登字 03—2002—00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率性人生——袁枚/陈文新著.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9

(人生案例丛书)

ISBN 7-202-03074-8

I. 率… II. 陈… III. 袁枚(1716~1793)—人物研究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7527 号

本书经台湾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发行

书 名 率性人生——袁 枚

丛 书 名 人生案例丛书

著 者 陈文新

责任编辑 李世琦

美术编辑 吴书平

责任校对 丁 清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875

字 数 172 000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书 号 ISBN 7-202-03074-8/B·158

定 价 1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说明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在数千年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涌现出许许多多名人志士，其中有治国安邦、统揽天下的政治家，有足智多谋、运筹帷幄的军事家，有能诗善文、妙笔生花的文学家……可谓灿若群星，代不乏人。这些杰出人物，诞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活动于不同的阶级、阶层，体味着不同的生活经历，走过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他们或勇武权变，或守静明达，或工于权术，或狂放不拘，或超拔婉约，或恣情率性……品味这些古代名人的人生哲学，于我们是很好的启迪与借鉴。

台湾扬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撷取中国历史上多位名人的个性人生，编辑出版了《中国人生丛书》。该书



自1995年出版以来，颇受台湾读者的欢迎，多次重印。经与该公司联系，我社取得了其中六本书的授权，更名为《人生案例丛书》，包括：《机智人生——孙权》（原名为《孙权的人生哲学——机智人生》）、《守静人生——唐太宗》（原名为《唐太宗的人生哲学——守静人生》）、《女权人生——武则天》（原名为《武则天的生活哲学——女权人生》）、《诗酒人生——李白》（原名为《李白的人生哲学——诗酒人生》）、《婉约人生——李清照》（原名为《李清照的人生哲学——婉约人生》）、《率性人生——袁枚》（原名为《袁枚的人生哲学——率性人生》），予以出版，以饯读者。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对原书中错讹之处，进行了一一订正，特此说明。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3年6月

目 录

话说袁枚	(1)
------------	-------

天才少年	(1)
------------	-------

“一声驴唱九天闻”	(3)
-----------------	-------

短暂的“俗吏生涯”	(7)
-----------------	-------

山水癖	(9)
-----------	-------

“情欲主义”的信奉者	(13)
------------------	--------

以文人自命	(15)
-------------	--------

性灵的舒展	(19)
-------------	--------

豁达先生	(19)
------------	--------

天下本无事	(22)
-------------	--------

袁枚性通脱	(24)
-------------	--------

得心禅师破戒	(26)
--------------	--------

不好佛而所言有佛意	(28)
-----------------	--------

还我未生时	(31)
-------------	--------



袁枚不信风水	(32)
棺床的故事	(34)
名能不朽轻仙骨	(37)
佯狂的魅力	(39)
浩然之气	(41)
张赵斗富	(44)
俭戒	(45)
窃书佳话	(48)
对文明的批评	(50)
板桥之“怪”	(52)
不以妇女改嫁为非	(54)
宋贤通脱	(56)
袁枚的癖好	(58)
游仙梦	(60)
闹房与坐筵	(61)
人不风流空富贵	(63)
书外本无长恋物	(66)
沙弥思老虎	(68)
俗子与骚士	(70)
为少妇守寡者生色	(73)
女子与诗	(74)
“越礼”与“从一”	(76)
恩爱夫妇不到头	(78)

诗情与游趣	(83)
“诗人”新解	(83)
诗人与赤子之心	(85)
桃花潭绝句衍义	(87)
《登六和塔》的风趣	(89)
为人与为文有别	(91)
“不伤事主”之“偷”	(94)
两首观瀑诗	(96)
重阳诗	(98)
“消除此日须行乐”	(100)
白鹿洞书院	(103)
忙与闲	(105)
爱替青天管闲事	(107)
诗占身分	(109)
无秋不病中年后	(111)
写景与言情	(113)
俗句与名士	(115)
为女郎诗辩护	(118)
《宿泰山》诗评点	(120)
王、孟逸趣	(122)
七夕诗	(125)
金陵怀古	(127)
咏春	(131)



诗贵翻案	(133)
袁枚的“哭父诗”	(135)
“余最爱言情之作”	(137)
感旧	(141)
“春江水暖鸭先知”	(142)
女鬼的诗	(145)
诗谶	(147)
煞风景语	(148)
尸香	(151)
诗到能迟转是才	(154)
江山也要伟人扶	(157)
峡山寺飞泉亭	(159)
武夷九曲	(161)
桂林诸山	(163)
浙西三瀑	(166)
世情百态	(169)
枯骨自赞	(169)
人间木偶福偏多	(170)
官运	(172)
雷公不公	(176)
“天上以秀民为第一”	(179)
范西屏墓志铭	(181)

刺时文	(183)
文章中试官	(185)
袁枚贬抑“考据”	(187)
散仙最尊	(189)
士大夫好说归隐	(191)
著了袈裟事更多	(194)
官癖	(197)
莫恃官清胆气粗	(199)
群盲评古	(201)
“见鬼莫怕，但与之打”	(202)
有识之士的风度	(203)
浮世原宜淡处看	(205)
古今事不同	(207)
作贼与作官	(209)
劝君莫讶东风好	(211)
对失节者的嘲笑	(213)
误信小说戏曲	(214)
好色之戒	(216)
朱青雷讽世	(219)
圣人与名士	(221)
鬼怕冷淡	(224)
盛衰之感	(226)
再婚成怨偶	(228)
器物怪的神通	(232)



张志和与陶岷	(234)
大通和尚	(236)
《随园诗话》独无名	(237)
选家之病	(240)
袁枚自夸	(243)
履朱门如蓬户	(244)
知己之感	(246)
吾家阿连	(248)
 说文论史	 (251)
评韩愈《姜里操》	(251)
尽信书，不如无书	(253)
始皇之威	(255)
刘、项都非识字人	(257)
郭巨埋儿论	(259)
鲁肃论	(261)
裹足案	(262)
可怜薄命作君王	(265)
论女祸	(268)
草非碍足不芟	(270)
毁誉难凭	(271)

给袁枚

袁枚的同时代人袁谷芳，在给袁枚的一封信里说：“铅山蒋心余编修，于近来名公中，雅敬先生，然亦仅品为六朝中人。”“天下之知先生者，不过曰才子而已，其甚知者，不过曰文人而已。”袁谷芳意在为袁枚抱不平，但平心而论，袁枚确乎是个富于六朝名士气的文人，给予过高的推崇，并不恰切，也与袁枚的人生态度不符。

且让我们走得更近些，能够比较亲切地领略他的风采。

天才少年

也堪斯马谈方略，还是骑牛读《汉书》。

新诗买得刚三月，旧雨吹来似六朝。

袁枚（一七一六——一七九七），字子才，号简斋。



因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小仓山的随园，故世称随园先生。晚年亦自号为仓山居士，或自称随园老人、仓山叟。比较起来，“随园”是他最为人熟悉，也最富名士情调的称呼。

作为天才少年，袁枚对诗的领悟力是超常的。他九岁学诗，至十五时，诗已写得相当不错。其《咏怀诗》云：“也堪斯马谈方略，还是骑牛读《汉书》。”《春柳诗》云：“新诗买得刚三月，旧雨吹来似六朝。”当时即脍炙人口。

乾隆元年（一七三六），袁枚二十一岁。这年，他因出色的才情而获得了一次辉煌的际遇。据姚鼐《袁随园君墓志铭》记载，袁枚从钱塘到广西，去看望在巡抚衙门中做幕僚的叔父。巡抚金拱，一见便视之为“大器”，以“铜鼓赋”命题考他。袁枚当即写成，文采不俗，碰巧这时朝廷开设博学鸿词科，便举荐了他。这事留给袁枚的印象极深，后来写《随园诗话》的头一卷中便是：乾隆丙辰，余二十一岁，起居叔父于广西。抚军金震方先生一见有国士之目，特疏荐博学鸿词，首叙年齿，再夸文学；并云：“臣朝夕观其为人，性情恬淡举止安详。国家应运生才，必为大成之器。”一时司道争来探问。公每见属吏，谈公事外，必及余之某诗某句，津津道之，并及其容止动作。余在屏后闻之窃喜。探公见客，必随而窃听焉。呈七排一首，有句云：“万里阙前修荐表，百官座上叹文章。”盖实事也。

许多年过去了，而袁枚连一些细节都还记得那么清晰，由此不难推想他“喜”的程度。

袁枚到北京去参加博学鸿词科的会试，他兴高采烈，对未来充满了明丽的憧憬。清代由皇帝特诏举行的博学鸿词科共二次。一次在康熙己未年，称己未词科。参加考试的共一百四十三人，计录取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人，比例很大，并且全都授为翰林官。另一次在乾隆丙辰年，称丙辰词科。参加考试的共二百零二人，被录取的却仅二十人，一些著名学者如桑调元、顾栋高等均铩羽而归。袁枚参加的是丙辰词科的会试。所有的应试者，除袁枚外，年龄都在六十岁以上。相形之下，更显得年少翩翩。同时，袁枚以己未词科的录取情况为参照，估计自己一定能被录取，内心里愈益高兴。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自己竟名列于落榜者之中！袁枚《与浦之秀才第二书》以沮丧的笔调写道：“金中丞奏荐鸿词科，心乃嫉嫉然喜，以为可长辞时文矣，不料此科亦报罢。……”

这是天才少年袁枚的一次重大人生挫折。

“一声牯唱九天闻”

一声牯唱九天闻，最是三珠树出群。我愧牧之名第五，也随太史看祥云。



在袁枚的人生旅途中，一再使他春风得意的，偏偏是他极不喜欢，也极看不起的八股文。

雍正五年（一七二七），袁枚才十二岁，即和业师史玉瓚一起中了秀才。人们都称许他的聪明，他的年迈的祖母，尤视之为掌上明珠。其《重赴泮宫》诗曾追叙说：“……忆昔袁丝年十二，簪笔学趋童子试；门前已送好音来，阶下还骑竹马战。其时学使王交河，面取经书讽倍多；李泌围棋虽未赋，何郎雅乐已能歌。一番正试两番覆，道路争观人簇簇；喧传泮水出芹芽，艳说童蒙充口朴。巍巍双阙圣门开，将命疑从阙党来；并行敢逐先生后（受业师史玉瓚先生同入学），倚宠仍眠大母怀。诸姑伯姊欣欣到，替我梳头向我笑；看著青衿试短长，劝拖锦带休颠倒。恭逢先帝御明堂，服采先颁诏数行；已入黉宫换短褐，更教雀弁耀银光（雍正四年奉旨各官帽上加珊瑚水精诸顶，生监用银）。东家笞儿苦相羨，西家夺婿招相见；童子方增满面羞，佯采花枝弄笔砚……”十二岁的秀才，当然会有这样的宠遇；因为，根据统计，中秀才的平均年龄为二十四岁。袁枚整整提前了十二年。

乾隆三年（一七三八），袁枚二十三岁，考中举人。这比中举的平均年龄（三十岁）提前了七年。其《举京兆》诗云：“信当喜极翻愁误，物到难求得尚疑。一日姓名京兆举，十年涕泪桂花知！泥金挂壁春来早，贺客遮门月去迟。想见故园灯火夕，老亲望眼正穿

时。”以疑虑来反衬喜悦，诗人颇善于用笔。

乾隆四年（一七三九），袁枚二十四岁，进士及第，选庶吉士散馆，入翰林院。这比中进士的平均年龄（三十五岁）提前了十一年。锦上添花，愈加意气不凡。其《胪唱》诗说：“一声胪唱九天闻，最是三珠树出群。我愧牧之名第五，也随太史看祥云。”《琼林曲》亦云：“旧仆重谈上学时，新知各写同年录；此时意气似雷颠，此际连口渺列仙……天家待士有恩光，高唱三雍赐六浆；汤饼红绫色夺月，御厨琼粒影浮霜。……寄语灯窗苦志人，人生此处来宜早，旧时两鬓不簪花，帘幕低遮油壁车。糟糠未娶恰曾聘，莫误朝官选婿家。”

同年，袁枚“乞假归娶”。这正应了“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俗语，其《杭州五首》借一个舆夫之口叙及袁枚当日的得意情状：“道我新婚时，渠曾推婿车；翩翩小翰林，容色如朝霞。”另一些诗句如：“娇痴小妹怜兄贵，教把宫袍著与看。”“惭愧少年贫里过，玉堂春在洞房先。”“忙煞兰台一枝笔，半修眉史半催妆。”无不洋溢着少年得志的欢快情绪。

也许不应忽略，八股文为袁枚带来了花团锦簇的人生，而袁枚却对八股文充满了轻蔑和厌恶之意。袁监《袁太史稿·序》云：“家兄简斋先生，性不喜时文，虽髫年入学，旋即食飴，秋闱受荐，终觉于此事不工。直到弱冠召试博学鸿词，报罢后，不得已，仍为干禄之



文，……”袁枚《与浦之秀才第二书》也承认：“齿渐壮，家贫，两亲皤然，前望径绝，势不得不降心俯首，惟时文之自攻。又虑其不专也，于是忍心割爱，不作诗，不作古文，不观古书，授馆长安，教今稽相国家七岁童子，朝朝瞿瞿，寝食于斯，于无情处求情，于无味处索味，如交俗客，强颜以求欢，半年后于此道小有所得。”

如果说，上面的这些议论还只能表明袁枚不喜欢八股文的话，那么，袁枚的《答戴敬延进士论时文》则对八股文的身价极力予以贬低，真够得上无以复加了。袁枚指出：从古以来的文章，都是述说自己的心得体会，没有代替古人说话的。只有八股文和戏曲，却以描摹别人的声口作为本领。比如，扮演王孙贾，便极力渲染讨好灶王爷的妙用；扮演淳于髡、微生亩，便极力指摘孔子、孟子的过失。好像演员一会儿是主角，一会儿是小丑，一会儿是忠臣孝子，一会儿又成了淫妇奸臣，这正说明了八股文的体裁卑下。如果认为八股文可以阐明事理，很有价值，那么，戏曲中的不少传奇故事，能鼓动城乡平民讴歌吟诵，惹得妇女小孩们流泪哭泣的，其功效比八股文当超出百倍。为何诗集中宁可收入温庭筠、李商隐、韩偓谈情说爱的诗，却不收入王孝子寻亲、杨椒山写本的戏曲，原因何在呢？在于这里不是评论道德的内容，而是首先评论文章体裁的缘故。袁枚的这些话，归结起来，意思是：八股文只是“优孟衣